

鶴梁文鈔

七八九十止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90
4



文庫11
A1290
4

柳田泉文庫



鶴梁文鈔卷七

江戸 林長孺

雜著

題韓文公畫像

某生所藏華山人畫韓文公像眉目如生。余嚮時
借覽嗟賞。因欲購之。生珍惜不肯。或云使僕謀之。
彼必可。余云止。生所寶者畫也。余所寶者不貪也。
今強奪之。是彼此皆失其實也。乃使屬吏柳蹊摹
寫一幅以藏之。亦公還趙侍御畫之意也。



森田節齋曰以下係
風韻絕世之文此等
林君所獨步海內無
敵

鶴梁文鈔卷七 雜著

節齋曰僕醉後常誦
此三小品想見其為
人景慕尤深

森田節齋曰沈着痛快

◎◎題遠州郡齋

余在郡齋六年其為政迂拙可笑但一片愛民之心未嘗忘于懷不識去後有念我者否

◎◎又

庭階筠梧相對累年契如熟友今將棄去不勝惜別之情乃留一語于壁時烟雨黯澹樹梢點滴如涕安政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也

藤森弘菴曰絕佳

森田節齋曰絕妙小品宛然坡翁口氣

◎◎題某生書畫帖首

某生請余題其書畫帖首乃披而觀之紙皆白質未嘗有一人下筆者譬猶混沌世界吾因謂帖之有題跋猶世界之有天地抑混沌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有萬物今題帖首是先天之意也自是之後山嶽江海人獸草木千狀萬形穰穰而來簇簇而生也必矣然則開闢之功非余而誰乃笑而書之

森田節齋曰。奇思奇想。

三題今切江圖

今切江之勝著於天下。余令遠州六年。每巡部。屢經過之。歎其奇絕。今將歸江戶。不勝戀賞之情。不覺唱曰。安得使有力者負此而歸。左右皆笑。余痴想。遂製一圖附奚囊。以為歸裝。非敢倣鬱林太守之清介也。戊午仲夏。鶴梁老吏題。

藤森弘菴曰。甚佳甚佳。

森田節齋曰。一結妙妙。

二題花瓶

余嘗訪石川文山翁遺蹟於三州泉村。有小竹一叢。蓋其讀書所也。乃伐一竿製花瓶。因插野花數枝。虚心直節中。自有風流幽韻之致。亦足以想見翁之為人矣。戊午花月。鶴梁老人題。

藤森弘庵曰。風韻絕世。

一石卷山記

三河無奇山。唯有一石卷山。其為山。半腹以上。全骨無肉。特立數千仞。蓋造物者收拾一州之奇石。

以示此技巧歟。某歲某月某日。余過崇山。即山下村也。時天色濛濛。煙雲往來。乎山之四面。變幻出沒。更加一層奇觀也。竚立久之。不能去。

森田節齋曰。筆氣清曠。

○題松崎懽堂所刻陶淵明集卷首

超然曠達。樂天知命者。吾於彼見陶彭澤徵士。於我見松懽堂先生。皆一代高士也。曩先生校刻彭澤集。以一本贈余。距今殆二十年。公事之暇。時披而讀之。則徵士超脫之趣。與先生清曠之風。皆髣髴

髣乎目前。宛如與二高士同席接語。因嘆余老矣。未能免為五斗米折腰。而尚友二高士。不亦厚顏乎。為之慙然。安政戊午正月二十三日。識于遠州中泉郡。鶴梁老吏時年五十三。

森田節齋曰。簡明。非老手不能。

○題僧白隱畫達磨

僧白隱畫達磨。唯用濃墨。一筆摹成。恰如兒戲。乍見疑其出于拙手。及諦視。則精神貫注。眉目欲動。蓋白隱妙悟禪理。則亦邃於畫理也。

跋希大書

尾藤希大嘗語余曰。書不須學。學之者反不入神品矣。余素不學書。時意希大強為媚語。同于余耳。今觀此書。筆筆灑落。自然有法。益希大之書。出于天性。故為此論也。然此非俗書家之所會也。

藤森弘菴曰。書家不可不知。

森田節齋曰。此論先得吾意。

○記舟行

天龍河流急。上流尤甚。余嘗命舟。自船明村至橫

山村。時雨後水肥。流益急。舟人執棹。窮力撐之。進寸退尺。終不能達。蘓東坡云。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余始以坡論為誠然。今泝此河。不啻不離舊處。又退舊處。但此際兩崖絕壁。奇勝不可言。因其進退一處。得縱觀之。亦急流之賜也。

森田節齋曰。結處尤佳。

題華山人畫

華山人善畫。又嗜武事。嘗憂外寇。防禦諸策。考覈殆盡。每逢人。未嘗不激談及此也。終以是觸忌諱。

獲罪寃死。今觀此畫。其山勢之壯。與水勢之烈。筆鋒銳利。心印乃露。足以想其為人。亦一幅華山人肖像也。

藤森弘庵曰。純以氣勝。

題航湖紀勝首

晚間無聊。余將飲酒。無下物。會淳風見寄此卷。急披而閱之。其文圓轉婉委。如躬游其地。親觀其江山之勝。景物之秀。可謂佳文矣。於是不覺巨觥劇飲。立盡十數椀。快不可言。乃書此還之。

藤森弘庵曰。起得陡健。

又曰。承接妙甚。

又曰。有閑鎖有筆力。

又曰。一轉亦妙。

又曰。俯仰感慨。文情生動。是神來之筆。

○○○讀項羽紀

余少好游俠。後有所感激。折節學道。古之豪傑。濟大業者。其規畫既定。於髣髴之時。余改過時年。二十四。不已。晚哉。及讀項羽紀。乃知羽起時年亦二十四。非有封侯之素。萬金之富。一旦拔起。閭伍之間。率諸侯滅暴秦。龍驤虎視。鞭撻宇內。其志雖不成。何其壯也。嗚呼。大丈夫固宜如此耳。而羽死之年三十一。余今年三十一。與羽死年亦適同意。余以羽起之年而起。不能顯於羽死之年。碌碌俛首。

於緗素間。何才不才之縣絕也。然吾想使羽生於我

邦而遇今之昇平乎。則雖以羽之武力。其不能立功赫赫如彼也必矣。吾第當專力於斯文而已矣。則不必以愚而終也。天保丙申正月上澣。

藤森弘庵曰。文以氣為主。長孺既已有此志。故有此氣。有此氣。故有此文。

二、故松代侯手簡跋

故松代侯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美。竹帛所載。物

論贊揚。固不待吾輩嗷嗷也。余以無似。久辱下交。時侍左右。以接謦欬。又屢賜手簡。洵余大幸也。惜哉。侯以壬子歲捐館舍。爾來六年。每懷及之。未嘗不悽然傷心也。侯所賜手簡。前後百餘通。往往為人奪去。加以甲寅地震。散逸殆盡。今所存僅三十五通耳。是雖短簡尺牘。而握管凝思之際。誠意藹然。露出于行間。足以窺侯德業之一斑矣。且文懇辭摯。亦可以見其待吾之厚矣。又有封簡四十三紙。皆具彼此姓名。是雖僅僅十字累紙。一樣亦侯

花信

梅花、山茶、水仙、瑞香、蘭花、山礬、迎春、櫻桃、望春、李花、杏花、海棠、梨花、木蘭、桐花、葵花、柳花、牡丹、餘縹、棟花、謂之二十四番花信風

手澤所存。不忍棄。故今合裝潢為一卷。以貽子孫。森田節齋曰。此公林君知己。此文不可不存也。

○○○題華山人百花畫卷

乃藥紅矣。牡丹紫矣。春色之艷可觀也。菊花黃矣。木犀白矣。秋容之美可賞也。然欲一春秋以同觀賞。雖造化之工所不能也。今華山人描水仙乎。紫藤之下。畫梔子乎。白梅之間。其他四時群花。寫生無遺。是合春秋而一其候也。且其畫法神品。一一

逼真。將發芳香。是即活花。不比庸工之死花。然則山人之畫。可謂能奪天工矣。余性愛花。然郡齋假寓。不能多栽。今獲此。以為文房之友。真一適也。

○○○圓右衛門像贊

手足胼胝。山斫谷割。創闢便道。廿稔志達。馬走輿丁。歌頌嘈噴。今諦斯像。醜面若魃。雖則若魃。心肖菩薩。

藤森弘庵曰。適緊無一剩語。

○○○題新製三遠州地圖

余為三遠州代官。每巡部過。

祖宗舊蹟。未嘗不想見其百戰之勞苦也。當時室町之季。群雄四起。天下大亂。

芳樹公慨然有平定海內之志。於是肇基於松平。爾後

世世英主嗣興。人民日殖。土疆日啓。自松平而寺津。而安祥。而岡崎。而濱松。漸次滋盛。終至開建。霸府。以成千萬年無疆之偉業矣。是雖東照公英武盛德之所致。抑亦

累世苦戰之使然也。然則今日。上自王侯。下至士民。生長乎太平之世。沐浴乎至治之化者。豈可弗思其所由乎。世故有三遠圖志。然往往舛錯。不得其實。今余躬親履其地。量其地形。正其方位。閱其舊記。按其故蹟。訪諸故老。探諸口碑。新製三遠地圖一幅。凡易稿十二。閱月五十。然後始成。竊自謂無復一差謬矣。有志之士。若據此圖而考焉。則不獨得二州地形之真。亦可以觀祖宗當年控御攻守之勢矣。抑太平日久。人不知。

節齋曰不可無此一

兵革而近時外夷來乞講和雖外若相親善者而他日虜情誠不可測矣則防禦守戰之備不可以不豫講也如使公卿大夫士常展此圖想見祖宗當年擲風沐雨百戰開基之艱苦則亦足以警其惰心奮其義氣矣果然則區區一幅地圖於國家講武為治之具未必無微益也安政五年戊午二月二十三日起草於中泉郡解之南軒

藤森弘庵曰精銳之筆不傷忠厚

森田節齋曰是亦有用之文不可不存也

○跋曾南豐文

醇茂之意。斷以正確之理。渾厚之氣。運以圓暢之筆。烹鍊之詞。束以詳整之法。和而不流。緩而不滯。是南豐曾氏之文也。抑視之昌黎之謹嚴。三蘇之縱橫。與夫柳州之秀削。半山之拗折。有決然不同者。但紆餘委靡。優游不迫。頗似廬陵。而至其意之醇茂。氣之渾厚。詞之烹鍊。則是曾獨擅也。蓋八家中別開一種法門者。宜矣。其博鉅家之稱也。議者或病其文勢散漫。此非末學所宜容喙。然謂議者

之言全無理。則恐似不允當。

藤森弘庵曰。渾成深穩。由於措語沈着。

森田節齋曰。亦自至論。

○跋王臨川文

王臨川其人慘覈少恩。似韓非。其文奇崛。刺亦似韓非。然非深知說君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不能自脫於秦。人以是悲之。臨川則執拗變法。以促宋祚。是天誅所弗宥。而幸免刑於當時。雖幸免刑於當時。而不能遁責於千載之下。亦天之所巧於

報復云爾。雖然。其文之奇。則亦可與孤憤五蠹說林說難並傳後世哉。

藤森弘庵曰。結得滿足。

森田節齋曰。得此一結。乃成文。

○跋蘓頴濱文

奮縱橫之筆。以成奇變之文。蘓氏家法也。頴濱以其血脉結構布置。固存典刑。然至其一種踈宕之氣。含蓄不露。以平直紆餘之辭。委曲詳悉。議論周匝。則又似勝父兄。坡公所謂汪洋澹泊。有一唱三

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者。世俗不知。或云。黃樓賦坡公代作。上韓大尉書亦老蘓所代。嗚呼。此等文固大有父兄之風。其大有父兄之風。而又能脫父兄之習。此穎濱之所以為穎濱也。

藤森弘菴曰。文能達其意。而議論精確可味。

書墨竹後

戊申竹醉日。同人來會余家。酒半。秋暉作墨竹數枝。座客各題詩。醉不能書者。與不臨會者。異日就餘白追題。今觀之。筆迹灑落超脫。不問可知為醉。

書也。不亦奇耶。距竹醉之日。十又七日。鶴梁老人晚酌醉中漫識。于時窗外風竹顛倒。猶有醉態。此君久苦。餘醒者非耶。為之一笑。

藤森弘菴曰。飄逸。

長野淮海曰。結尾頗似坡公。

◎◎◎為僧玄常題書畫帖首

攝抉疵瑕。呵責不恕。展玩之間。羅也。精甄品位。遍照無遺。賞鑒之菩薩也。吾欲為菩薩。不欲為閻羅也。丁巳二月。佛滅日。鶴梁老人識。

齋藤拙堂曰。好小品。

藤森弘菴曰。詞才不愧子瞻。

森田節齋曰。絕佳。

鶴梁文鈔卷七終



酒後狂臨紙
挂巾中一事不
觀中筆一掃

移以英 雨雲之然
如松山之秀氣
季中
集



鶴梁文鈔卷八

江戶 林長孺

◎四得錄

安政五年。余自遠州移任于羽州。以八月二十九日入州。檢稻事畢。九月十三日。與屬吏三員及僮從十數輩。至幸生銅山。先是此山產銅蓋數十年。官開務置吏。而銅今不出久矣。此行令余督視。余以為歲久銅竭。非復人力所能致。然有命不可辭。且余素欲探奧羽山水之奇。竊以為天

森田節齋曰此篇分明一篇大文字不可尋常游記視之余揭出之

又曰後段得銅得民歡心自此句生

又曰後段得奇景得良辰自此句生

幸既入幸生之境。左右亂山對峙。或石壁萬仞。或
奇峯崇聳。而銅氣滿山。山石皆赭。一溪流其下。淵
渟湛徹。水極清冽。加以新雪粧點。玉樹瓊林。獻秀
呈妍。矚目之際。莫不絕奇。余於是驚喜欲狂。謂此
役本在探銅。今先得奇境。豈非天幸乎。余聞吳之
章山。蜀之銅山。山水皆勝。此境亦然。蓋以其有銅
氣耳。噫。古人嫌銅臭。而山靈乃好之。亦可異也。
輿羽地早寒。昨抵白岩村。已遇新雪。幸生之山水
固奇矣。然山水得雪。又益奇。譬猶毛嫱西施而傳

節齋曰。比喻切當。

又非天幸乎
項之寶又稱非甘
人言處處皆有奇景
湖廣曰。處處皆有奇景

脂粉耳。余在遠州六年。地暖。三冬無雪。今遭此奇
觀。何等快活。於是出轎曳杖。阪路峻險。疲甚。因掬
雪嚼之。鼓勇而行。此日所經。峭崖幽谷。高低陟降。
不知其所窮。柳子厚所謂稍疑地脉斷。悠若天梯
徑者。既過椽木山。有一銅坑。此為坑之始也。
幸生銅坑。凡二十有六。曰奧沿澤。曰元澁澤。曰大
起平。曰朝日山。曰本敷。曰金場口。曰脊負方。曰中
切。曰本敷澤。曰四番。曰中樋山。曰大平。曰梵字。曰
上高口。曰前樋。曰中高樋。曰下高樋。曰新口。曰大

節齋曰序事絕佳
安積良齋曰以官事
入奇窟玩奇景得國
家之寶又得希世之
文非天幸乎

切。曰仙太郎。曰椽木。曰下椽木。曰牛道。曰白河原。
曰稻荷山。曰助小家。而坑口皆狹劣容人。而深淺
各異。計皆深數百仞矣。地有高低曲折。余與從者
十餘人。各持燭。魚貫而入。所謂椽木坑也。既入數
步。點滴淋漓。燭火輒滅。行數百步。皆燭。乃暗中摸
索而進。遇其高低。則用梯。曲折則蛇行。蟻屈。於是
形神皆勞。困頓欲斃。鞠躬憇于涓流中。神氣始蘓。
若此者數次。遂達銅源。然未見銅。視其石理斧痕。
隱然。銅氣撲鼻。余命坑人以鐵槌一擊。得礦數塊。

曰。可笑。乃令先導者却行先出。眾繼之。凡坑形狀
不同。然他坑亦大概如此。故不復贅。是日積雪滿
山。寒威殊甚。而坑中溫煖如春。亦一奇也。

坑外有舍。號曰汰銅所。山民採礦于坑。負擔置此。
婦人女子。取礦以鎚細碎。初雜土石。入諸竹盆。及
木盤。沙汰水中。殆數十遍。則輕者流。重者留。於是
乎。終得純銅。

此日自晨行奇峯絕巘。飛泉幽石之間。一行皆憊
甚。然見山水之奇。現于前。則亦精神躍然。不覺道

節齋曰彼此相形是林君長技

又曰天下豈無抱奇埋沒僻遠者乎呵呵

路之遠也。余曾祇役甲州。游其岳祠新路。風光髣髴乎此境。抑此與新路同一峽路也。然彼左右山甚近。路甚小。惜其邊幅狹隘。此境亦山非不近。路非不小。而林壑之觀。溪山之秀。位置散錯。悉得其宜。所以人人不覺其狹隘也。但甲距江戶。僅三十餘里。都下詞客往遊者。多張皇之。以為冠天下之山。非確論也。試使是輩觀此。想當驚死耳。然此非都人游履所經。而吾幸親蹈其地。探其景。恨無柳州之筆。徒使天下奇景埋沒僻遠之地。古人云。

山水亦有幸不幸。豈不信乎。

山途已盡。而得平地。頗爽塏。茅屋相連。若一小村落。然此為銅山諸吏所栖。又有一亭。曰元役所。昔時代官官辭也。余以申後投宿焉。前臨石溪。激湍成瀑。怒號于床下。溪上有橋。樵夫野老。一往一來。亦成畫趣。仰而望之。四山環匝。峯巒奇偉。時得新雪。林壑玲瓏。嵐影倒浸。雲氣滃勃。沁吾詩脾。蓋幸生山容水態。萃為此亭之物。可謂奇中之奇矣。昔人營解於此。其風雅可想。會諸吏來謁。官事鞅

良齋曰山水之勝。撰寫精妙。使讀者神往。

節齋曰文章奇中之奇。不在此段。在後段。漸入佳境。使人樂讀。

塩谷宥陰曰是亦奇中之奇
良齋曰瀏覽至此拍案驚起不覺叫奇况親覩其景者乎
節齋曰奇絕清絕

掌日又昏黑乃呼從者點燭閉戶。

夜半就寢驟寒砭肌覆絮加衾如窮冬忽聞大雨

轟然窗外驚起推戶則月色清朗無復一點雨痕

唯見一條飛泉從山巔直下數百仞奔瀉乎庭除

咫尺之下於是冒寒出步庭中山水雪月之勝特

覺清絕因想以九月十三日為良辰蓋糶于

寬平上皇宸游然恐無此新雪之奇九月賞雪雖與

羽之境不可輒得而使余遭此豈非造物者之賜

耶。

距亭北數十步有數屋銅冶也煨礦之竈六鼓鑪

之爐二凡冶銅先以礦入積薪中徐火之經浹旬

然後取之又投爐中鼓鑪鎔之銅乃成矣

十四日午間出亭復就昨路循溪流而行數里過

邊栗地屬幸生路左有寒泉白沫自石間迸出其石淺

黑色類會津黑鴨石或有帶紫色者質皆堅緻可

為硯材亦奇石也因取數塊携歸乃倣米襄陽風

字硯摹圖命工新製一硯既成其形古雅自謂不

讓風字硯殊珍襲之然恥硯雖似米而書不相似

宥陰曰帶風流使者印乎否

又曰亦可稱一得

節齋曰讀者亦踴躍

宕陰曰大直利與坤
六二直方大好對語
似俗却是雅
又曰臨機施策機警
可想亦一得也
良齋曰鼓舞民氓使
盡力於採銅如名將
指揮三軍而旌旗頓
生精彩山水奇絕之
外又見一奇絕
宕陰曰吏才亦將畧

耳。

余既閱歷諸坑。因考銅雖竭。尚有存者。但土人不
盡力於採取。是以不出也。幸生山民。舊無恒產。以
採銅為生。銅不出。不免于饑餓。故每禱之于山神。
曰。大直利。大直利者。坑人方言。謂銅多出也。於是
余設一策。欲以振勵人心。乃命染工。以布大小片。
皆書大直利三字。大者赤布白文。小者白布青文。
以赤布製大幟一。青布製手中三百。使坑人各纏
青巾于頭。豎赤幟于山中。因與以酒肉。告之曰。飲

又曰斯字連下妙

又曰察其情狀似當

曰坑人踴躍

又曰合浦珠還零陵

乳復山神海靈皆因

人而為妙用信哉人

者天地之寶也作者

叙之於此以為結句

之暗引是文章家之

獮手段

良齋曰至誠惻怛忠

于國仁于民無一毫

私心故天佑之民感

之得銅如此勝于柳

州所記復乳遠矣

又曰一轉尤妙

宕陰曰筆力萬鈞

節齋曰妙在不說破

斯酒。食斯肉。纏斯青巾。豎斯赤幟。奮然盡力。于斯
山。其得大直利必矣。於是坑人感泣。各盡力從事。
旬有五日。得銅二千九百五十斤。皆手額大喜。相
謂曰。此御代官與山神之賜也。

余此行得奇景。得良辰。得銅。得民歡心。皆意外之
幸也。而得銅得民歡心。尤意外之幸也。何者。山水
景物。得之固不足言矣。若夫金銀銅鐵。得之乃得
國家之寶也。然國家之所寶。又有大于此者。不
知長。國家者。果有如余幸者乎。否。

節齋曰天地間有一
節齋知之不必待後
世揚子雲也

賦和歌一首代跋

加幾都免志已已呂乃於久者以天波柰留左知
布乃也末乃都幾乃美曾志留

鑄錢益多而物價益昂造幣月變而人情日
擾銅臭之可嫌久矣讀至結局便拍案驚竒

庚申中秋雨窓下

塩谷世弘拜批

幸生山銅生如合浦珠歸零陵乳復賢宰至
誠所感亦足以觀其能撫民人不負平生所
學矣則此篇不惟文章之竒變清麗可愛可

喜也

萬延紀元庚申陽月老友安積信拜識
篇中寫山水筆有化工使人有入仙境之想
序至得銅得民歡心處使人鼓舞不已動人
至此始可謂之文也已

拙堂月瀨遊記甚妙然以僕觀之此篇出其
上不啻數十等也

丁卯六月

森田益安批

鶴梁文鈔卷八終

自序

米澤之地。在山間僻境。而無江海之利。宜其國力
 空乏。人民窮餓也。而反富雄乎東疆。何也。蓋其祖
 宗之政。尚禮正俗。勤儉率下。而子孫世世。繼之不
 改。夫禮行則人守分。俗正則民不妄行。勤儉率下。
 則國有餘蓄。故能如此。然自世俗觀之。其事近迂。
 殊不知其為大捷徑也。有國者。苟能知之。其收功
 皆如此。豈啻區區一米澤為然耶。作米澤紀行。
 已未鞠月。鶴梁老吏識於羽州柴橋郡齋之東軒。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鶴梁文鈔卷九

江戸 林長孺

○米澤紀行

會津城東一里餘。有一大嶺。曰檜原。為奧羽國界。即會津米澤所分也。安政六年秋八月。余將檢稻于羽州村山郡。取路會津。九月二日。經此嶺。米澤藩臣二人。暨驛吏二人。來迎拜路旁。執禮甚恭。其容貌淳樸。似非復今世人。既而村丁執篋前導。余於是不問。知其入米澤封內也。時雨淋漓下。泥濘

滑滑加以阪路峻險。輿夫殊勤。降嶺數百步。雨漸歇。雲漸散。嶺盡則天霽矣。層巒疊嶂。一洗如藍。而溪流漲溢。激石飛奔。其秀偉清麗之趣。如米家山水。揮寫既成。墨瀋未乾。可謂勝境矣。余嘗聞米澤美政。而未聞其勝境亦有如此。百聞不如一見。信哉。

森田節齋曰筆氣清曠是其本色

嶺下為綱木驛。縣令大峽方四郎。野服草鞋。迎勞于驛外。有關。關尹三負亦出拜。入關。飯於驛吏中川某家。方四郎更著禮服來見。飯罷乃出。越奈良

松野二嶺。夜達米府。曰大府。即天半。和盛良。對豐米府。街衢縱橫。方一里餘。列肆繁錯。貨物盈市。其民勤於耕織。地宜漆。宜桑。宜麻。苧。土物充溢。故四方商賈來者甚多。按米府。鹿子云。戶二千八十六。隱然一大都會也。風俗皆質實樸茂。余偶見其豪商家女。皆著木綿衣。其家屋府庫牆壁之飾。亦極麤惡。因想昔時。鷹山侯美政。猶存。其後人亦能續其祖法矣。

余初入市門也。市尹江口縫殿右衛門。出拜轎下。

入旅館也。行人櫻井市兵衛來致邦君慇懃之意。且贈絹綿二包。皆禮服盡恭。既而膳夫奉盛饌數盤以進。亦邦君所致。蓋重

官命。故待公人皆然。非獨余也。

三日晨雨。發米府。行二里。有川曰松河。土人云。七月念五日。暴風雨。河水漲。浸田圃。毀廬舍。路上望之。左右稻田數里。罹水害。蓋一萬石餘矣。民隱可思。

又行二十町餘。有橋曰大橋。時天半晴。遙見飯豐

朝日戶狩野川。吾妻諸岳。翠嵐滴滴。遠照行人。山下美田幾千頃。草木條達。亦足見民力能至也。

又行一里。曰赤湯。憇一亭。膳夫復奉君命。來進盤飧。縣令氏家十橘。盛服來謁。前是將抵赤湯。十橘野服迎路旁。今復來。言將遠送。余強謝止之。

余之至赤湯也。男女群聚。觀者如堵。中有衣帛者若干人。問諸土人。云。此地有溫泉。他邦人多來浴。衣帛者皆他邦人。非赤湯人也。

曰川樋。曰小岩澤。此間民風最古樸。里正送迎亦

咸盛服揭裳唯謹。

曰中山。即米澤北境也。有關。關吏三負出拜。踰關數百步。路右有巨石。曰中山石。米澤上山分界也。初米澤藩臣二人。自大嶺前導。及諸里正抵是。皆謝去。既而又遙見一吏人立俟。視之則氏家十橘也。余特開轎。懇謝而別。凡自南境抵北境。道程一十二里。其間田野闢。桑麻茂。郵驛村里居民皆潤。未嘗見一廢宅也。蓋諸國官驛多畜娼妓。以要旅人錢幣。米澤封內。凡若

塩谷官陰曰米澤雜咏一首博采

蠶工紡手各為儕

不見紛華花柳街

錦綺功成皆貢賦

滿城無女挿銀釵

詩雖不入調偶讀高

丈不堪忤憐華走蟻

紙呵呵

節蕭曰其美政可想

又曰所謂似迂捷徑者

岩陰曰僕亦聞米澤

禁水確有拙詩博採

云莫道轎車勝必穢

憊他奇巧代腰肢隣

鷄未下家家起四十

五宵晦朝遲

又曰卓見

又曰見恐觀

周易觀國之光可證

千里而無一妓館。斯其所以無惜農而能富也。聞封內凡十萬人。蓄米四五十萬云。米澤禁水確。余問其說。云水確自然有水氣。故使米精白。然及其炊飯。不殖且使人怠於操作也。其政理精密。大率皆此類。米澤四面山岳。實天險也。但無江海漕運之便。魚塩之利。此為遺恨。然君臣和睦。能善其政。以致富強之功。其勝海國之利也遠矣。余客歲過米澤。見其藩政之美。今年復有此行。其

再案此係行過瞥見
作者故意用見字吾
溪之為丈夫也

所聞見有加焉。但二年之行。皆係官役。役事匆
忙。不得優游淹留。而詳錄也。

庚申梅月念一日

塩谷世弘拜批

此篇雖不及四得錄。係紀實之文。不可不存
也。

丁卯夏日

森田益安批

鶴梁文鈔卷九終

自序

山雖不高而蒞於水。水雖不深而孕於山。其蒞者
紫。孕者明。又綠樹紅花。輝映粧點。以成自然之趣
者。吾之麻溪也。吾罷職歸麻溪。則山邱迎而獻勝。
溪澗歡而呼應。以溪山之靈與吾有舊也。吾以麻
溪竊擬右軍山陰。逋仙孤山。固不暇問其優劣。如
何。猶人偏愛己妻兒。情不得不然耳。昔張子高為
妻畫眉。王懷祖抱兒長大者。置膝上。吾今紀麻溪
之勝。人或貽吾畫眉抱兒之笑。固所不辭也。文久

癸亥冬仲下泮。鶴梁老人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鶴梁文鈔卷十

江戶 林長孺

◎麻溪紀勝

、櫻巒春容

漫焉斯疑雲。而色則艷矣。翻焉斯訝鷺。而香則淡矣。姿態妖冶。韻致瀟灑。又非雪華柳絮之可喻。豈非櫻花之逞春容耶。都人往往賞花於飛鳥墨陀。以其多花也。而相馬氏邸內。岡巒疊連。挺拔而凸。地清趣幽。境與花稱矣。此為麻溪第一勝。但視之。

森田節齋曰起得奇突

節齋曰主客往復成
文是林君慣手

飛鳥墨陀。花數不能望。半然飛鳥墨陀。則遊客雜
還。頗為殺風景。獨此花在幽清之境。不為點塵所
污。乃其過絕於飛鳥墨陀遠矣。豈啻其冠麻溪而
已哉。

、曲逕躑躅

櫻巒半腹一逕。左右躑躅。花候接櫻花。紅白數種。
亂發如列錦屏。蓋山頭之觀盡。又有山腹之勝。逕
下即相馬氏馬埒。花容嬋娟。照映於鞭光鞍影間。
亦足為溪山添色。

又曰何等風致

◎松陵歸鶴

陵與櫻巒相連。蜿蜒而西。亦係相馬氏邸內。古松
幾樹。條如偃蓋。藹然蒼翠。四時不改。松邊時有歸
鶴一唳。亦溪中清趣也。

◎◎◎三臺笑靨

三臺伊澤氏園中。笑靨花盛開。素粧冷艷。真為可
喜。天下事堪笑者多矣。不知此花所笑在何事也。

又曰何等才思

、楓崖朝暎

楓崖與櫻巒對峙。方霜葉弄紅。與朝暎相映。如彩

霞如錦綺。足以使行人停車。崖係石川氏邸內。

○西山黃葉

秋色最佳。莫如黃葉夕陽處。真田氏邸內之山。雜樹蒙密。霜華所染。林容一變。所謂秋色最佳處。捨此而奚求。未知詩人若管茶山者。栖止此山否。

○山巔芭蕉

西山之巔。有芭蕉數株。高皆丈餘。綠葉卷舒。飄風戰雨。瀟洒之趣。殊為可喜。吾家在山下。日與之對。乃山巔芭蕉。亦猶吾園中物也。

節齋曰妙

又曰大佳大佳

○山菴雲影

西山半腹。有道士茅菴。間雲容。與入菴濕琴。極饒幽邃致。昔吾詩友雲如。山人居之。與吾往來交歡。後山人出山。久絕踪跡。每望雲影。未嘗不追憶山人也。

○佛堂香烟

永昌寺門內。有一小佛堂。日焚香。香煙縷縷弗絕。昔土岐丹州為監工時。受命改築濱殿門外石垣。垣下溝水通海。先是海中

節齋曰結得有趣

溺死者。隨潮漂到溝中。枯骨叢於石垣下。缺陷處。及此。役徒出以示丹州。丹州一見。憫然。遂捐俸資。送諸此以埋葬焉。枯骨凡一百有八。所謂香堂。丹州所建以弔幽魂云。嗚呼。丹州仁人哉。今既致仕。號月堂。

嶮阪素月

嶮阪之側。昔有南部氏邸人。因曰。南部阪。阪面東南。故水輪初出也。清輝先橫射阪頭。及其中天。則蟾蜍浮杯。既而光落麻溪。素影徘徊。浸水照林。阪

上俯仰。恍如置身玉臺瓊樓也。

溪園梅花

花中至清至奇者。莫過於梅焉。逸氣雋姿。踈影暗香。又使人飄飄生仙風道骨。吾前後植於園中。至數百株。軒窓相對。恰有孤山想。然吾曩時。汨沒風塵。不啻與梅花作惡。又愧於逋公高潔。今也老罷閒曠。不知公之靈與花之神。俱許辱交也否。

素芳月影

余酷愛素芳。別闢一園。雜植梅梨李茶梔子水仙。

節齋曰清絕

水晶花等。構居其中。曰十七種素芳堂。匾額素絹製之。請閑叟太公粉書。而障幃几案諸物。色亦皆用素。每值素月的皦。吾坐堂上。自覺花氣清芬。人

北澗脩竹

余園北黑田氏邸。有琅玕數十竿。臨澗成林。脩幹秀拔。勢欲衝天。對之自然。使人生凜凜挺挺之氣焉。

平岡黃鳥

岡上小竹矮樹。為井上氏有。以其面陽而背陰也。

冬月頗煦燠。鶯多來集。及春夏交。巧語綿蠻可愛。

東邱木筆

東邱即戶田氏邸。有木筆一樹。高數丈。開花尖銳。遠望之。恰如神仙握管書空。立乎白雲之表。不啻輝映溪山間。

阪下曉鐘

西行寺在道源坂下。曉鐘一撞。溪山皆應。殘雲落月。弄餘響。亦一清韻也。余多年職劇。每曉聞此聲。起沐浴剃梳以朝。今罷職。夜夜軒卧。到日升。不能

又曰淡中有味

聽此聲如舊時也。

平畝林檎

平畝雜植。獨饒林檎。實既圓熟。紅腮翠皮。味殊甘香。實為仙家珍菓矣。

南阜桐陰

南阜某氏園。二三桐樹。高數丈。炎夏蔽日。密葉可蔭。人或欲伐為琴瑟。不韻之甚。

節齋曰佳

阪上奇石

麻溪多石。處曰道源阪。曰南部坂。曰雁木阪。阪上

奇石磊砢。使襄陽過此。蓋將百拜之不暇。吾一頑士耳。曾無半點奇骨。每見石丈。未嘗不愧歎也。

南谷菜圃

谷中菜圃。碁置繡錯。於落花新綠煙草迷離之中。黃花映日。淡香飄風。注眸之際。莫弗情暢而神爽。烏余甘菜味。乃處貧之宜耳。抑味以養腹。色以怡目。何菜之助吾多也。

古潭蛙聲

麻溪二百年前什七水也。山幾三焉。遊人病其慙。

鹽谷宥陰曰有高知
達藏者云櫻川之源
發於湖雲寺獲諸躬
探然此記亦出於目
擊蓋源非一處也

於登眺其後陵谷之變竟致使其山羸而水詘但
小笠原氏邸內有古沼一泓深潭渟涵濯濯可鑑
浮藻亂荇點綴於魚蝦叢中歲旱不枯其潭光水
色與山邱竹樹相輝映亦可見古溪之遺耳沿栖
群蛙閣閣善鳴如奏鼓吹故老云昔宥麓櫻川發
源於麻溪今案地志云麻溪一渠名櫻川據此視
之宥麓櫻川之源蓋出於麻溪而麻溪之源又發
於小笠原氏古沼歟

堀氏園檜

直幹凌空以凜然乎三谷之上者堀江氏園檜也
矯矯挺挺足以見其剛節矣

三谷桃花

三谷士民雜居又有隱者盤旋焉家家舊栽桃花
成林宛然一玄都觀也吾曾家于此及其去後復
來訪有詩云茅屋柴門安在哉春蹊懷舊獨徘徊
桃花千樹依然在不是劉郎去後栽

高臺雪景

三谷之上有大久保氏邸邸畔地勢爽塏土人呼

又曰胸懷洒洒

宿澤文鈔卷一
曰臺。臺上眺矚頗佳。最宜賞雪。臺與吾園遙相對。吾在園見踏雪過臺者。悉莫弗留筇凝眸焉。乃不啻我望東郭履。彼亦當有訪戴想。

酒家青幌

鹿島氏揭一小青幌以賣酒。而買者日盈門溢戶。何也。以其所粥丹釀最醇也。天下之事。有實則人自來求。何必求售乎。

堆氏園池

園植異木。池養嘉魚。日夕觀娛。以終其身者。吾堆

橋先生退老之所也。先生園池之佳者。深在門墻內。故人多弗之知也。先生為人善良。長于騎射。而恂恂若一無能者。人是以莫能窺其閫奧。亦猶人多弗知其園池之美也。吾少壯從學騎射。故深知先生。今也先生逝矣。每過其門。僅望園中木末。因以想見先生當年彎弓騁馬杖也。

鶴梁晚望

前人稱鶴梁一目能盡麻溪全景。昔都人來觀溪鶴于此。乃所以得名。今則林端屋角。未免礙望。舊

名遂荒。余每晚歸。度梁。未曾無今昔之感。

雁阪佳眺

麻溪全景。一目能盡者。獨有雁阪。阪當溪東最高處。昂首注目。全溪畢露。一水一石。不能遁形。而山邱之勝。歷歷橫陳。使人恣四時不斷之奇觀。莫弗目饒心怡。有游仙之想焉。

間人性耽山水。須齋糧跋涉萬里外。奚踟躕於區區莽蒼一游適耶。吾偏愛麻溪。故局于此耳。且吾之勝具。乃所游多止於家門數十步地。亦

猶犬犬不敢出其閭里。自以為得游樂也。吾他日儻輿馬遠游。遇高山大川。當愕然有吠日吠雪之想耳。再跋。

甲子暑月

藍谷世弘拜批

甲子臘月

森田 益安批

鶴梁文鈔卷十終

鶴梁文鈔卷十終



48-12797

010190527552

